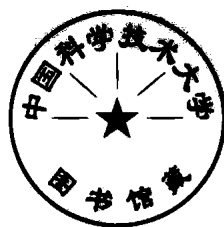


國防經濟論

董問樵著



vol 560 / 020

馬序

克勞塞維次 (Karl Von Clausewitz) 氏嘗言『凡指揮一次戰爭之重大活動而欲獲得光榮之勝利者，須備有高級政治上之卓見。』據近代戰爭之事實觀之，此種高級政治上之卓見，不僅涉及國內及國際上之政治問題，凡關於國防之各種經濟的工作，亦須作為重要部份而包含之。是以國防經濟之知識，不如戰略戰術等之純粹的戰爭技術，與人民生活截然分離者；若僅憑普通國民經濟學之原理而加以研究，則難以理解之。蓋普通國民經濟學所注重者，為謀國民經濟上之福利，國防經濟學所注重者，為國家或民族在國防上之安全。經濟學之原則，係用最小手段達到最大效果，國防經濟學之原則係使民族之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中之經濟建設一章，是以軍事為中心，同時注意改善民族生活，即本此目的製定之。雖不能謂凡國防經濟所應顧及之經濟問題，已包含無餘，然平日應有之準備與戰時應採之政策，多在於是。平時既有經濟上的戰爭準備，則一旦戰事爆發，即可實施全國經濟動員。平時之生產與分配，當然失其常態。迨光榮勝利獲得之後，平時之生產與分配，即可復其原狀，即所謂經濟復原是也。夫戰時，非常之時也。處非常之時，宜有非常之法，非常之法，雖不適用於平時，亦必須於平時預定，則戰事一起，前方之軍需，固有不絕之資源，後方之民食，亦有充實之接濟。一言以蔽之，戰爭之勝敗，國家之存亡，皆繫於經濟，則國防經濟之研究，可忽乎哉？吾友董問樵先生究心經濟學於德國甚久，回國

以後歷任川大重大經濟學教授，先後已講完所計劃的國防經濟學之一部。全書內容分四部：

(一) 國防經濟原論

(二) 戰時經濟分論

(三) 各國國防經濟及國防經濟政策

(四) 中國國防經濟之建設

董先生擬先將第一部之原論出版，都二十萬言，并不嫌讀陋，囑爲之序。余不文，本不敢爲先生傑著作序；惟因近日舉國上下方惕惕於吾國國防之不充實，故不揣冒昧，并深信此著必能引起多數讀者之興味，略誌數語，以爲介紹，并希望謀國者亦予以深切注意焉。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四日馬寅初序於重慶大學

自序

我在這篇自序中，不欲介紹本書的內容大要——這請讀者自己去閱讀原文——只想把我寫此書的經過情形，及幾點感想，概述一下。

六年前著者從歐洲返國的時候，在上海曾晤見蔣百里先生，不久又在南京晤見楊耿光先生。二位先生是我國軍事學界的名宿，而且以博雅著稱於國際間，當著者談及個人十年來在德英法三國之研究經過，並述自己對於新興的科學——「國防經濟學」之理解時，甚得二位先生的鼓勵和贊許。著者從當時起，確對於國防經濟學已有一種腹稿，但是因為個人生活的不安定東西奔走，南北流離，不但無執筆的機會，甚而原有的腹稿，也要日就消忘，後來一讀百里先生的大著國防論，及回憶在滬時所勉勵繼續工作之言，不禁惶愧汗下！

二十六年著者回到故鄉四川，任教於國立四川大學法學院，擔任三、四年級學生的戰時經濟學課程，著者的流浪生涯，稍得休息。在此時期中，先後對於「現代戰爭的本質」、「戰爭與經濟的關係」及「戰時經濟統制」等，編了一部份講義。二十七年著者改任國立重慶大學商學院教授兼銀行系主任，著者擔任商學院二年級全體學生的國防經濟學教程。這一學年講義的主要內容，為「戰爭與國防」、「國防經濟的本質」及「戰費論」、「資源論」、「經濟動員論」等。這種講義是隨編隨講，隨講隨發，體制上雖不十分嚴整，但是確根據於著者的「國防

『經濟論』計劃。

二十八年的暑假，著者得在成都草堂寺側一位親戚家中，消磨夏日。此時著者幸免於流離之苦，復享此消閒之樂，自覺過分。乃日中揮扇，夜半挑燈，一邊整理過去的講義，一邊充實最近的材料，本書之第一、二、四及第五章之一部份，遂於此時脫稿。暑假後著者來港，俗務之外，仍繼續完成此書。現在此書居然可以脫稿，著者個人亦自引為慶幸。

本書是著者所計劃的國防經濟論之第一部份，其餘的部份，著者已收集了各項材料，體系上亦有決定。不過陸續脫稿，則有待於以後的時間。

著者是一個拙於寫時式文章的人，回想數年來常有朋友徵請我寫幾篇關於經濟方面的文章，我的回答是：「我現在有所思。」這自然是著者的魯鈍，但是著者卻堅持到底：在個人的比較有系統的著作未發表以前，不願發表任何意見，甚或競驚時髦，參加某種「論戰」之類。著者相信，真理是具體的，是全體的；國防經濟的原則，是我們二十世紀民族生存的真理，至少是值得我們科學界、經濟界、軍事界的人們，用最大努力去研究的。這決不是一種時髦的流行問題，這值得我們一生的研究工作。

現在我國文獻中，雖有一二有關戰時經濟的譯著，但是國防經濟的著述，則尚未多見。著者敢於冒昧將拙著付梓，決無有標奇炫異，自立門戶的意見，只願藉此引起國人對此問題的注意，稍補於當前的實際問題而已。至於大雅君子，進而教之，以收拋磚引玉之效，則尤為著者所盼禱也。

本書是用所謂「比較文體」寫的。雖然不必爲純文言派或純白話派的讀者們所喜，但著者自己卻認爲無傷於科學的著述。

本書取材多依據歐洲的文獻，尤以最近德國者爲最。不過著者立論，仍本於我國的本身情形。因爲本書是理論的部份，一切敘述都力求集中緊縮，避免統計數字及史實的敘述（這留待著者所計劃的其他部份中），在第二部份中雖間有應用，只不過具有一種例證上的價值而已。關於收集材料，在抗戰期間，自比平時加倍困難。著者除利用個人以前收集的材料及朋友的藏書之外，還深感國立重慶大學、四川大學及香港大學圖書館之慷慨借覽，否則此書之成，將遷延歲月矣。

以上是著者寫此書的經過，換言之，即本書之外部的形成過程；至於著者寫此書的動機和目的，換言之，即本書之內部的形成過程，則著者數年來深得力於「感」與「憤」二字的功效。自然，著者所感的，不在於憧憬着「暮春三月，江南早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風景，所憤的也不等於司馬遷所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一個人的感憤，誠然也有極大的意義，但是國家的成敗，民族的興亡，所給與我們的感憤，尤有十倍，百倍，千萬倍於此者。著者回憶數年前到現在，也曾直接間接認識了許多朝野的要人名流。關於我國的經濟建設問題，曾看見或聽見在實際上及理論上，引起了不少的爭論。單就後者而言，從前盛行過有關經濟建設的論戰，有的主張中國應發展工業，有的又主張振興農業；在發展工業的標題之下，有的又贊成發展

重工業，有的則倡議發展輕工業。就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言，有的堅持資本主義，有的堅持社會主義。就中國經濟建設的方式言，有的主張自由經濟，有的主張統制經濟，有的主張計劃經濟，議論紛紜，各持一理。著者以爲我國政府從前將一切商業、工業、金融、交通，換言之，即所謂經濟中心，位置於沿海口岸一帶，雖然合乎經濟上的要求，然而卻不合乎國防經濟上的要求。此其原因，厥在我國政府之未能自覺地、堅定地、採行國防經濟政策。至於理論上之反映，遂亦龐雜紛歧，浮於問題之外，而未把握問題之核心。

抗戰以還，不僅證明國防經濟之實際上的需要，亦證明國防經濟之理論上的需要。戰爭的洪流亦并物質上的破壞犧牲，而漂沒去那些不健全的、偏畸的理論。我們現在的問題提出，應置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平面上：

「抗戰所以完成建國的成功，建國所以助成抗戰的勝利。」中國現在及將來的問題，不是經濟的建設，而是國防經濟的建設；不是國民經濟的完成，而是民族經濟的完成。

末了，我要感謝馬寅初先生，馬先生是我國經濟學界的泰斗，其論著素爲著者所服膺。馬先生長重大商院時，又與著者爲同事，承其賜序獎勵，特書此誌謝！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董問樵序於香港

凡例

(1) 本書之目的，在於以國防經濟的立論，代替現有之戰時經濟或戰爭經濟的立論，因為後者僅為前者的一部份。

(2) 國防經濟學應成為一特殊學科，補充國民經濟學之不足。

(3) 國防經濟學之目的，在於謀民族國防上之安全，故其最高原則為「民族之經濟力與國防力一致」。普通經濟學之目的，在於謀國民之財富發達，故其基本原則為「以比較上最小手段達到可能上最大結果」。但究極言之，先有民族之安全，始能言國民之財富，故後者隸屬前者之下。

(4) 本書之上編，即國防經濟靜態 (Statik der Wehrwirtschaft)，注重於現代戰爭與國防之解釋，國防經濟的本質及原則之說明，國防經濟政策的主要問題，及國防經濟學之成立。末後殿以西歐國防經濟思想之由來，因所及範圍有限，並非有系統之敘述，故列為「附論」(Exkurs)。

(5) 下編即國防經濟動態 (Dynamik der Wehrwirtschaft)，則研究國防經濟的四個階段，國防經濟的情狀判斷，經濟動員，戰時經濟，經濟復原，四者互相交錯，即構成國防經濟的全體。

(6) 本書是一部理論的著述，擬將國防經濟從龐雜繁多的事實材料中，剝露出它的理論的核心。故在方法

上，處理各種問題時，多注重於扼要的原則上的說明。至於詳細的具體的建議，則留得拙著之其他部份。

(7) 因國防經濟學的係一正在成長之科學，故其技術上之用語(Terminus technicus)常不一致。著者在本書中則竭力使之統一化，並與一般經濟學所慣用者符合一致。

(8) 書末所附之參考文獻，差不多純係歐洲方面者。我國中與上有關之書籍，可惜完全缺乏。不過當代碩彥中對於國防經濟思想，作有價值之貢獻者，如蔣百里先生，則為吾人所不能忘者也。

目錄

上編	國防經濟靜態	一
第一章	現代戰爭論	一
第二章	國防經濟	二二
第三章	國防經濟政策	四三
第四章	國防經濟學之成立	六〇
附論	西歐國防經濟思想之發展	八一
下編	國防經濟動態	一〇一
第五章	國防經濟的情狀判斷	一〇一
第六章	經濟動員	一六三
第七章	戰時經濟	一九九
第八章	經濟復原	二四〇

國防經濟論

上篇 國防經濟靜態

第一章 現代戰爭論

第一節 全體戰爭之形成

(a) 武器進化 人類知識發達，科學進步，遂使武器之進化，鬼斧神工，新奇日出。武器進化對於戰爭之形態與其技術的本質，發生決定的作用。我們根據武器演化的歷史，可以分作如下的幾個重要階級：原始時代的木槍、石斧進化到金屬兵器，特別是鐵屬兵器，是一個很重要的新的階段。因為戰爭已從狩獵的形態，變化到埃及、猶太、中國、波斯、希臘、羅馬的兵團戰爭，或畸形而為西歐中世紀的騎士戰鬥。十四五世紀火藥被普遍採用以來，戰爭之技術本質又發生一大革命。中古時代全盛的騎士戰鬥逐次衰歇，步兵戰爭又再起代替。十五世紀大砲出現於戰場，十六世紀鎗銃之應用逐漸普及。自此以後，所謂橫隊戰術，縱隊戰術，散兵戰術，更迭而興。二十世紀以來，武器進化，日益進步，到世界大戰時，陸上，水上，和空中之武器，已臻使人驚愕之境。近二十餘年以來，世界列強各國，互相翻

新逞巧，急急於最新武器之發明，於是武器之進步，日益千里。現在的武器如飛機、毒氣、長射炮、無線電、戰車等的效用，已超出人類理智所能想像之外。各種毒氣可以使百萬的城市居民，一旦盡罹窒息或其他災厄；長射程的砲彈可從二三百里外飛來轟滅人畜屋宇；無線電可以使遠隔千萬里之人，傳達消息，散佈宣傳。水陸兩棲的怪物戰車可以不懼障礙，摧枯拉朽，所向無前；機關鎗可以一分間射出數百發子彈，橫掃四圍，密如驟雨。然而這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利用飛機。作戰國家可以在未正式宣戰之前，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出動百千架的飛機破壞敵國裏的一切國防設備，襲擊一切交通、金融、工商業、政治、文化的中心，於是使得勝負遠先在宣戰之前，或極短時間內就可決定大半。或者戰爭開始，空中艦隊發揮電火般速度，飛襲敵國上空，偵察敵國情形，散佈宣傳材料，搖動敵國人心。或者與水陸聯合，如鷹隼鳶羣，翱翔混鬥於空中，加強戰鬥的火力，排演驚心動魄之劇目。（註一）

（b）所謂『杜赫主義』意大利杜赫將軍（General Giulio Douhet）在其傑作空中霸權（註二）一書中即盛倡『唯一空中戰爭』（Nur-Luft-Krieg）。他的主要思想，以為將來的戰爭在陸上和海上採取防守，在空中採取進攻。一個陸上或海上的勝利還不能夠決定全部戰爭的勝負，只有奪得空中霸權後，才能藉最有效的空襲的助力，使敵人屈服於自己的意志之下。因此他要求政府把國防的重心點移在空軍上面，有時甚至犧牲陸海軍的武裝來增補空軍的武裝。這種『杜赫主義』雖然有人譏其太偏，然而空軍在將來戰爭中發生決定作用，是毫無疑義的。

從來的戰爭是地上的平面戰，水面的線狀戰，現在又添上空中的戰爭，所以將來的戰爭一定是綜合空戰陸

戰水戰三者，構成立體的戰爭。空軍發揮積極效用之後，從前那種戰鬥地帶與非戰鬥地帶，戰鬥員與非戰鬥員的差別，就消失了。現在全民族的生命空間（*Lebensraum*）都成爲攻擊的對象；戰爭就具有全體的意義（*Urbale Bedeutung*）

（c）普遍兵役制問題 與武器進化平行，或者正確言之，互爲因果者即軍制之演進。自沙恩和士德（*Schlan-horst*）與波印（*Boyen*）所創的普遍兵役制成功以來，已成世界列強國家通行之軍制。普通兵役制之施行，消極地可消失民衆與軍隊之分離生活，積極地則動員與每國人口數量之比例相適應的大量軍隊參加戰爭。世界大戰已儘量表現此軍制之意義，德國盧登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在其戰爭回憶錄中對於大戰之特徵曾作如下的描寫：

「陸軍和海軍也和從前一樣互相攻殺，也許戰鬥力和戰鬥器比從前強大些。但是有種與從來的戰爭完全不同的事實，就是各國民族都聚集了他們所有的力量，緊緊地站在軍隊後面，深深地侵入到裏面去……」

什麼地方是陸海軍力量的開頭，什麼地方是民衆力量的終點，在這次戰爭中是分別不出來的。軍隊和民衆是一個東西。世界真正看到了民族戰爭（*Volkskrieg*）。地球上的強國就在這聚合着的力量中互相對峙着。伴着與敵方戰鬥力在廣場大海之上作鬥爭的，就是向敵方民族之心理和生命力的鬥爭，以達到使其分解和麻痺之目的。」（註三）

普遍兵役制不僅使得千百萬的國民參與戰爭，而且使得國民普遍地都感到自己有參加戰爭的義務和可能。世界大戰以還，普遍兵役制更加普遍化。有些國家譬如德國，雖然曾因戰爭失敗被迫而放棄此制若干年，然而自國社黨政府成立以後，又自動恢復普遍兵役制，可見此種制度正方興未艾。實際上現代戰爭需要大量的武器，大量武器一方面需要大量數的人來運用，另一方面又發揮波及大量數人的作用。武器進化之動向，使將來戰爭之強烈性（Intensist）和廣袤性（Extensist）加大；普遍兵役制之動向，使軍隊與人民二者在將來的戰爭中混合爲一，不可分離。所以現代武器之進化與普遍兵役制就促進了全體戰爭之形成。或者可用簡單公式表之如下：

（聯國和密）+（油和煤）=全體戰爭之動力。

全體戰爭的意義有兩方面：一方面包括實行戰爭的主體，就是軍隊與人民二者；他方面包括戰爭活動的對象，就是包括交戰國全部生命空間，而採取全面戰爭的形態。全體戰爭可說是人類戰爭最高級的形式，是所謂純戰爭的絕對形式。然而現代戰爭在其具體化的形式中還具有社會的因素。具體說來，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爭不是爲戰爭而戰爭的，牠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表示着帝國主義的內在必然性。帝國主義時期的戰爭不是在所謂人類之間，而是在各民族之間進行着。民族是戰爭的主體和對象。戰爭在這兒不只是技術的，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的概念。所以全體戰爭只是帝國主義時期戰爭的一方面，就是技術的方面，我們現在要來考察牠的社會的一方面。

第二節 全民戰爭的本質

(a) 從克勞塞維茨到盧登道夫

德國戰爭論的大師克勞塞維茨 (V. Clausewitz) 根據普魯士飛德立大王時期之戰爭經驗，及拿破崙時期之戰爭經驗，在他的名著戰爭論中，對於戰爭的本質下了如下的定義：戰爭是一個國家用來強迫別一個國家屈服於自己意志下的一種武力的動作。(註四) 克氏的定義曾經支配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這個定義自世界大戰以來已顯然證明其不適用了。世界大戰形成從來未有過的全體戰爭，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之變化，亦使戰爭底社會的內容發生變動。德國名將盧登道夫將軍在他的最近著作全民戰爭 (Der totale Krieg) 一書中，即澈底肯定克氏戰爭定義屬於過去的歷史階段。他根據世界大戰的經驗，對於戰爭下了一個新的定義：就是戰爭是民族爲其生存保持的一種鬥爭。(Kampf um Lebenserhaltung des Volkes) (註五) 盧氏關於這點還有如下的說明：

「全民戰爭不只是軍隊的事情，而直接影響交戰民族中每個份子之生命和精神。牠不只是因爲變遷了的政治……卻是因爲在增長的人口數字下普遍兵役制之施行，及那種摧毀一切的戰具影響之加劇，而產生出來的……假使世界大戰時，敵對的軍隊已經在深入的廣袤數公里之火線上交鋒，這種戰事地帶就如戰爭本身一樣極端影響於該國之居民；那麼，現在的戰爭將真正開展到交戰民族的全部國土。現在不只

是軍隊，各民族也因了間接的手段，如飢荒封鎖及宣傳之類，受到牽連，同軍隊一樣被置於戰爭行動之下，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這就好像要塞裏的居民，因為戰爭窘迫及生活困難，逼迫他們出獻要塞時一樣。所以全民戰爭不只是針對着軍隊，而是針對着各民族本身。牠是一種嚴格簡明的實際，一切凡可思議的戰鬥工具都被置於這個實際底服役之下，而且必需置在牠的服役之下……」

「全民戰爭的本質決定，只有真正整個民族在其生存維持中受到威脅，而且決定擔負這個戰爭的時候，才能施行這個戰爭。那種內閣戰爭及那種有限的政治戰爭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那些戰爭大都是掠奪戰爭，不是如全民戰爭為民族的生存保持一樣，具有深刻的道德上的理由。所謂「殖民戰爭」（Kolonial-krieg），就是在這個戰爭中，一個民族或者一個種族爲了生存而鬥爭，敵人在這個戰爭中可以粉碎他們，於是這個戰爭對於該民族或種族具有全民戰爭的性質，而被他們根據道德上的理由實行起來。否則就是最不道德的行動，沒有資格受得起這個高尚的嚴重的名詞「戰爭」。這樣的戰爭是爲了利潤狂，不是爲了民族之生存保持而掀起的。」（註六）

從盧氏的定義及上面的說明中，可得出如下的結論：第一，現代戰爭不是如克勞塞維茨所假定的，含着有限的政治意義，因此具有一種蓋然性，而是根據自然律的強制性，因此具有一種必然性。第二，現代戰爭不只是軍隊的事情，也不只是政府或國家的事情，而是全民族的事情；因此戰爭不是如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是一個國家用來屈服別一個國家屈服於自己意志下的一種武力動作，而是一個民族爲保持其生存而實行的鬥爭。第三，這種戰